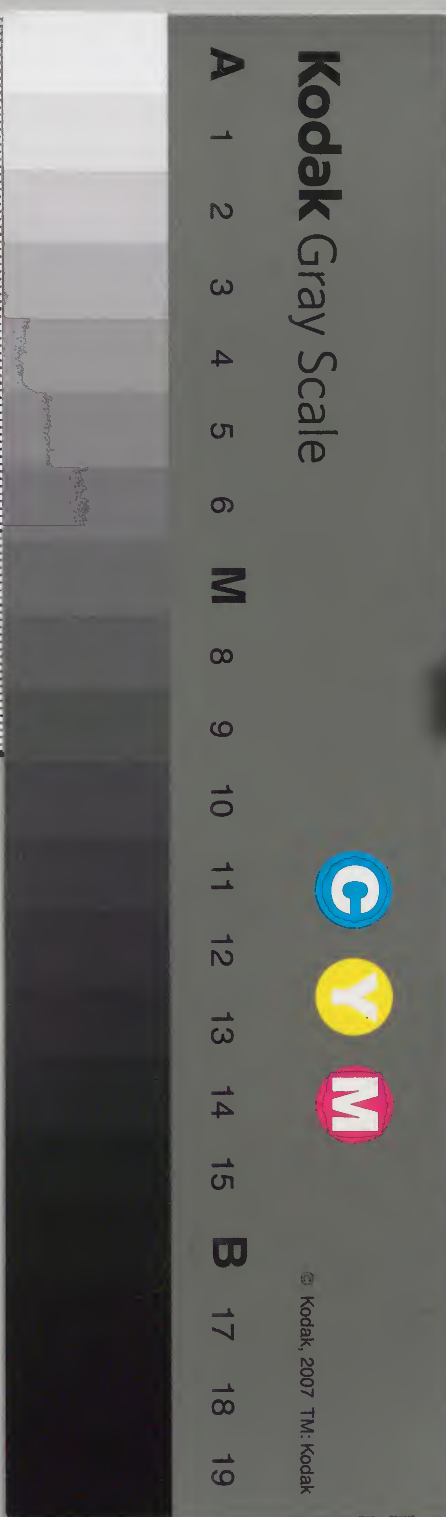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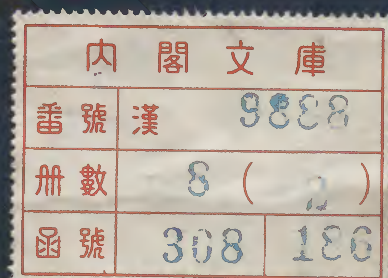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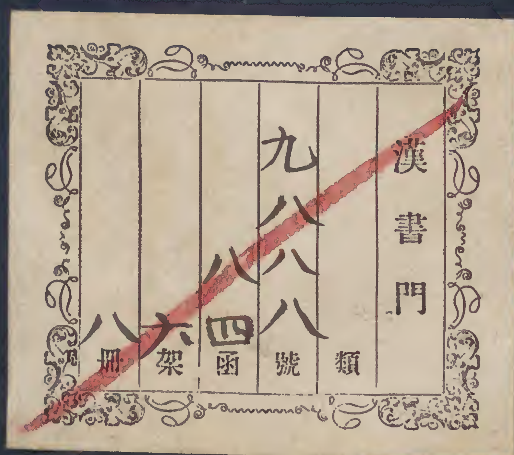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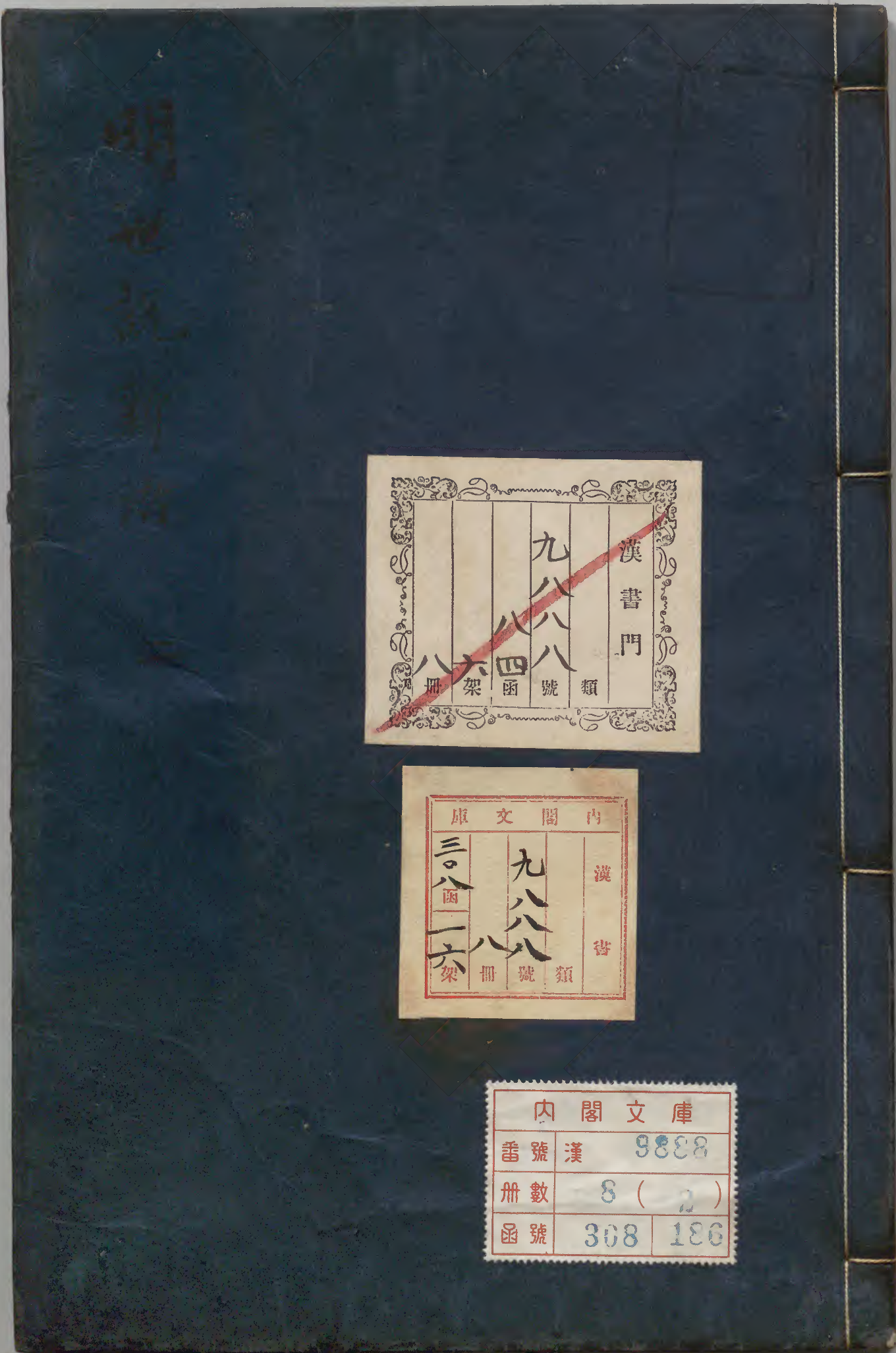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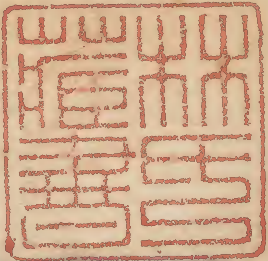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二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言語下

唐珣知福州未上任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藩臬公曰未成婦而見姑嫜可乎

總制王瓊採甘露以獻因言天旱民饑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為災而恤下民請大賑恤以上應天眷茂膺景福

劉忠宣語後進曰居官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但

當戒利亦當戒名

景泰時嘗爲銀豆賜內侍爲闕笑又爲金錢上御經筵擲地令講官就地拾之稱爲恩典楊守陳在翰林賦銀豆謠末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黃瑜讀此嘆曰國帑用汰至此極矣

憲宗卽位銳意平兩廣集廷臣議本兵王竑曰峽賊稱亂由守臣失策專事招撫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遂發兵討之

黃寺丞伯固當武宗北狩人心危懼公服除或尼其

行公題壁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殉國也

余肅敏嘗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御史王相被閹濫構下詔獄朱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朱恭靖爲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恭靖爲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楊繼宗守嘉興有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乎公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公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有慚色

廖恭敏爲給事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不律者公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耶曰此所以報公也焦芳在內閣吏書許進以屢擬不准往訴司禮監言芳之專太監黃中曰女嘗請命乎曰未也中曰是宜不從彼賓師女有司耳豈容不問

黃仲昭歷選卽十五年嘗曰國朝用人猶農家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濟用黃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人徃徃以彼易此何耶

玄基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僧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翁笑曰木在門中成閑字僧家正要閑也僧遂止

孝廟每召大臣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劉大夏對曰但得事事皆如今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李西涯論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人稱其引類親切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世廟怒御史馬錄故入人罪欲坐奸黨律誅之楊一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上從之

楊文襄總制全陝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

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

嘉靖間議沙汰生員御史楊宏謂督學奉行過刻少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傭乞加意作養

張文忠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大保文忠獨固辭曰前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加少保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求貢錦衣經歷沈鍊力言不可相嵩及吏部夏邦謨恠問左右曰若何小吏多談乃爾公應曰主憂臣辱此其時也大吏不言小吏

懷忠悃者何忍緘默

嘉靖辛酉七月朔日食一分五秒宗伯袁煒言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日位旺榮氛侵稍鑠與不食同

嘉靖壬戌冬至日甘露降于顯陵禮部言顯陵二聖發祥之地冬至一陽來復之期斯地斯時奇逢妙合宜令百官稱賀昭聖孝感通之徵

世廟諭徐文貞曰君知人惟堯舜與我大祖耳若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階曰堯用四凶後加放殛

大祖用胡惟庸後以罪誅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後因聽于貪縱而斥遣皆無損于明

文徵明名重一時周王以古鼎古鏡贄徽王以金寶鉅贄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啟封文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不啟

王寅喜子房畫策乃字仲房人有薦其贄畫者寅曰非吾事也吾遜儒入老遜老入禪乃今無所遜矣陸宮保平泉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紙筆公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平泉曰：雖然，此近于貪僕。自附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李中谿無子，其友慰之曰：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

舊例京宦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皆私用轎矣。王化按浙，一舉人大帽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應聲曰：卽起于大人乘轎之年。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笑曰：此地穷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陸宗伯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趙曰：覩陸公此行，使天下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曰：陸公實有病，豈是爲家忘國之人？陸平泉爲祭酒，請告歸。時唐荆川以中丞禦倭，嘆曰：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某如西賓病，則主人只得放回，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安某嫁女唐順之，遺以布被，作書曰：布被誠質陋然。

厠于刺繡結繪綾綺玄朱之側如葦蕭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鍾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老叟逍遙曳杖其間更足粧點風景不知其爲質且陋也

陸平泉同唐荆川謁陳少陽祠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平泉曰一修撰何加于少陽蓋書宋太學生使入興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李于麟將應召許左史殿卿餽之鱸于麟謂徐子與曰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

裝其橐中乃左史餽鱸盈鑑亦難矣

真人張彥頰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言欒巴喫酒殿廷成都火滅彥頰果有道術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

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還吏書吳鵬沮之曰宜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

王槐野曰仕路如沙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則塞此君子貴知命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鄒南臯作仁文會與同志講學或曰會非古也南臯曰羣居終日宴遊徵逐古耶

李思弦曰古之知言易今之知言難古也蔽而談今也明而談古也陷而淫今也通而淫古也離而邪今也洞而邪古也窮而遁今也達而遁

有客讀邵堯夫詩曰征誅揖讓何等也以一盃一局覷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

法輪此實至理非干戲論

河南稱天中歲多大水人謂天地意盈耳熊際華曰不然此天虛懷而地善下

熊際華曰度梅嶺懸車絕壁累騎攘攘如彈珠千仞神骨俱峭過此盡康夷耳入平處不先示人以易山殊有意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爲前身可以今夕爲來世亦可夢餘猶憶晝時事卽謂知己往可且日能道夢中語卽謂知方來亦可

熊際華謁比干墓云紂疑比干而剖出其心後世無
不知比干之心者乃知聖人正不必有心
中丞胡執禮議增江南役銀給諫林景暘奉使歸力
言當減胡邀飲深夜林起增衣胡曰賦欲減衣欲
增何耶林曰增所當增減所當減議得寢
先典客中條公嘗曰人到墓誌銘定日必非其所
作之善人到供招定日必非其所犯之罪
袁中郎爲吳令病免曰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
令誠苦我病解令病不樂我耶

西湖飛來峰石上多佛像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剝
落處孫宰子補之方豪慮因江南過杭題曰飛來
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
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千載不
平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

鄧文潔曰功名富貴是兩事不要輕看功名世上少功
名之士多富貴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林間卿景暘好調貧乏每日與其爲無益以求冥福
不若爲有益以濟生人

明世宗新語
鄒南臯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笑語
張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著氣。左豎子化
爲鳥有矣。第天下大事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
下之身爲豎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
江陵意解。鄒竟免死。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
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

文學

王愛博古。高皇鍾愛之。呼爲蜀秀才。

仁宗日記萬言。詞翰兼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時。每得
試錄。輒指瑕疵。手標識之。以示宮臣。曰。使我應舉。
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羣
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
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
戰百勝。志不少懼。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
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鑒周鼎。龍文漫滅。古

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雪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

大祖平江西。王禕進頌。上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劉伯溫少遊燕。偶入書肆。見象緯占經。閱之默記。無遺。鬻者欲以遺公。公曰。已在胸中。無勤惠也。

劉文成初見太祖。問能詩乎。對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上方食指所用斑竹。著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洒淚痕斑上。顰蹙日。秀才氣。

柴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閒上。大悅。

宋景濂亟稱方正學。文曰。歐陽少師蘓長公姑置弗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先孰後也。

宋濂同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公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讀書何爲罪。

高皇覽琵琶記。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王紳幼孤。鞠于其兄。綬讀書慷慨有志操。長從宋潛。

溪遊宋教爲文章卽能馳騁變化出人意表宋丞
稱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

元幼王死太祖命作文祭之多不稱旨乃榜示朝門
有能撰文者予賞海虞錢甦方隸後湖遂草一通
以進中有云爾失天下乃夷狄之所本無我得天
下乃中華之所固有上大喜

毘陵陳濟善記書其子問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之
乎曰然子曰擇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
朱子成書提一首句濟遂朗誦終篇不誤

成祖巡北有白鵲之瑞仁宗監國例有表賀命贊善
某撰稿以示楊士奇楊曰甚寂寥且不著題因改
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又云與鳳
同類蹒跚于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皜皜在文王之
囿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氣象

解縉稱王傅人品在蔣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于詩
則陵轢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避竈而煬也
南楊奉命撰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
碑西楊謂凡言重建者謂旣作之後再作也廟學

前元所建非國家事且廟與學二者不可缺一乃改大明新建廟學之碑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吳若思稱楊文敏之文譬之春日園林羣英競秀清風澗谷幽蘭獨芳

曹鼎元雋中會試乙榜不受教職願得煩劇一職自效改泰和典史公暇輒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其

尹謂之曰可作狀元鼎曰不如是不已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王端毅語人曰吾兒承裕二十三中舉吾不欲其卽仕且令靜覽羣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浦瑾評邵文莊之文其謹重精純得諸宋其雄渾森嚴得諸唐其爾雅深厚得諸漢其近古得諸先秦周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日吾爲此錄發經

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不與易也

吳伯通論張汀州寧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時頗相類其文集與奏疏並傳無疑

尹直撰紀太后哀冊中有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其皇之慟二語上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直所作上曰朕固知也

尹直自南京入朝時德王奏請其母妃之國詞甚哀切閣下不能難直曰臣能折之乃爲詞云爾母即

吾母吾養即爾養爾以一國養不若朕以天下養也德王遂服

劉定之嘗稱劉實喜著書尤用意于春秋中夜有得覺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

莆田陳俊在戶部素號練達部屬謂諸稿有陳公筆如嵌金

楊廉云某自二十六七始見薛敬軒讀書錄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曹月川日事著述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

楊慎年二十四舉進士第一。少師楊公設四事誦之。皆年平所未了。慎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嘆曰。此真才子。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駕部。每日散衙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

楊升菴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升菴偶閱莊子。遂改蜺曰愈。

光曰。渴虹蜺。古今奇句。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

呂文懿好著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王虎谷云。王晉溪才識雖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積。

王守溪欲于進士之外倣古制科之類兼通諸經博
洽于史者亟收之或曰今士子一經尚不能精如
餘經何公曰科目收天下士制科收天下非常之
士如此則無遺才

王元美論國朝習杜者凡數家孫宜得杜肉謝榛得
杜貌王維楨得杜筋鄭善夫得杜骨惟李夢陽具
體而微

逆瑾誅曉諭天下榜文楊李二閣下各作一篇意俱
不愜曰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方得體乃命各

部屬撰上東陽取梁儉菴作云法史能兼可愛

王元美云李獻吉才高氣雄風骨迥利天授既奇師
匠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以變宋元陋習學士
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蘓徐禎卿信陽
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嘗言文靡于隋韓力振
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
于謝人以爲知言

世稱何大復文。侵謨匹雅。攸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顧璘曰。大復詩雖稍俊。終是崆峒多一臂力。楊文襄稱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李獻吉以文雄海內。目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大加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雷尚書禮無書不讀。鄭端簡曉尤留心國朝典章。世稱古和知古。淡泉知今。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顧華玉閱竟曰。原五行則先水火。辯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以貴經練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機。不束曲教。而成一家之言者。

王元美嘗云。國初之業。潛溪爲冠。鴈蕩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毘陵。藻掄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蔣山卿見祝允明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曰。文不在

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永也
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李文正公以
太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北地信陽諸公作矣
王鳳洲云文正之于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而弗錄何大復深惜之
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文徵明文名滿天下尤長于法書沈石田極愛敬嘗
爲推策曰徵仲庚甲何異乃聰慧若此

胡宗憲燕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明臣作饒歌

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
草不聞聲胡起將明臣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
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
王元美論七言律詩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王元美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于鱗適盧拙
在于鱗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海內獨步茂
秦瑣瑣木彊十倍不及也

周思兼年十八爲諸生才氣橫溢下筆千言不休嘗
爲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
時不辨生此語

汪道昆架上牙籤不啻萬卷客睥睨久之公曰無苦
其多聊備檢証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種譬之漢
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三傑耳

我朝文章議者謂自李何而古至于鱗伯玉而精至
元美而大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徐霖長于樂府武皇南巡召見行在授以供奉官兩
幸其第賜其室名宸幸每御前揮灑或作長歌不
加點綴辭意瑰麗人以李謫仙擬之字擬之

李于鱗間操謝榛詩示同社曰有布衣若此衆大駭
曰若布衣耶大是行家中人因拉入社

張四知夢張平子語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寤而嘆
曰嗟乎天將畀余窮愁著書耶乃所居環堵堅鏤
其戶戒門者毋通賓客日坐一室著述自娛

魏順甫著楚史七十六卷時楚人何某亦爲楚史或

言二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緇白不可合也母已寧篋吾史乎

吳維嶽曰元美見答三絕校閱委頓時披誦可作益氣散

張司馬時徹最喜屠長卿文曰他人敏則竅遲則苦或下筆千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爲刻深敏而不竅遲而不苦吾得屠生矣

王夢澤稱郭桐岡詩雄才據勝巽致通微應景構詞詞非補假酌形敷象象逼生成

宗臣嘗曰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禱杙

莫如忠語客曰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摹寫鄉村景色真千古絕唱某舊有一聯頗亦可意客請之曰于屋雞已下趁花蜂未還

袁履善詩意深詞刻後進效之藉人目爲松江派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擬袁履善體移時方成惟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其十一語云民脂罄土災在座無不稱善

袁中郎曰。床頭有焚書一部。愁可破。顏病可健。脾胃昏可醒。眼甚得力。

鄒智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掃樹葉。薰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遂成大儒。

王元美論盧次梗之文。是一富胡羣瑤悉聚所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耳。

王世貞曰。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猶麟鳳乎。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熊令君曰。文至六代。衰穢甚矣。韓昌黎談笑而反之。

六經當年目。爲平平。而後乃稱奇絕。以告鯉。鯉則而以語皇甫。則不懌。蔽于鯉而頑於龍蛇者。人情也。

先君中條公著書數十萬言。王麟洲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士不遇有書足傳。幸矣。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陳繼儒曰。幽居之中。修竹名香。清福已備。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佐以讀書。

政事

洪武初楊卓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邂逅一婦欲亂之不從卽共殺婦婦家訴行省有周叅政者悉捕二十人拷掠皆引服楊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細察詞色止罪二卒周日員外何料事之審楊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如皆在卽不能亂況殺之乎

韓文爲畱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陳鑑巡撫陝西用法寬平民親愛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鑑舁輜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

章楓山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大司徒余子俊上言邊務宜用車戰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灼然可行

楊文敏朝回與客談疏廣傳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稱其賢公曰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顧

取老氏之言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早年志不肯下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謝侍郎鐸稱黃仲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不得退十五年始終一節阿魯合遣使納款請并女直吐蕃聽約束廷臣多許之獨黃淮曰此虜奸謀使各爲心則易制并之難圖矣文皇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遂不許

劉纓按閩民有隨母出嫁者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

孔鏞守高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某巢開陳利害盜感悟酋長百輩從公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公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

何文淵守温州有兄弟惑于婦言爭財構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泣謝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袁政令遂安未視篆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挽令
衣覺而問諸父老答曰此邑生女不舉恐費資粧
也卽日下令嚴禁後邑中生女皆名袁畱

天順間北虞出沒河套爲邊患秦紘受命往議方畧
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收新軍以實
邊選士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抑亦足爲長便
吳人徐某以貲爲大學生持其兄某陰事揭之途兄
坐罪王廷爲守廉知其事曰兄不義而穢于家弟
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鉗對生伍吏某安得儼

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乃奪其太學生

高煦反楊榮勸上親征上有難色問夏原吉對曰臣
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臨事
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奪人
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

王驥征麓川直抵金沙江西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
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眞天威也驥遂勒石江
上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諸酋聽命遂班師

雍泰副晉泉有千戶韋英誣收謀逆百餘人鎮巡將

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矣

高岱云趙克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屯田以困先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深入以破藤峽地利夷情真有同事而異形者

廖道南曰予爲編修時值楊邃菴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筭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左剛惡逆訴冤或

以爲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爲此也獄遂決明日雨

英宗北狩郕王監國時于少保定議不欲急君遣人謝之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主矣

馬諒任東省少叅民有惑于後妻欲置子于法者公諭其父母曰昔夫子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不明也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其父母感悟請釋之還爲孝子

盛景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景潛登庭樹賁朱墨

二正俟盜出入。隔筆洒其衣。明旦閉城門。密命邏者。已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喬白巖爲畱守尚書時。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白巖日領一老儒一醫士。所至遊燕較奕。實觀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爲意者。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楊子器歷三縣。俱有惠政。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異政爲嘉話。公嘗曰。但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劉忠宣進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敕使臨門。携二僮。

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饑兒之歸乳母。

王都督信奉命督漕。卽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

黃紱巡撫延綏。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公曰。嗟乎。

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耶。令預支三月糧。

沈希儀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

給賞。不失頃刻。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博官。

我以貲財積首級博官。豈爲非計。

虞謙爲大理卿。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愼。曰。彼無。

曰
卷之二
憾我無憾矣

劉玉改南京僉都提督江洋聞宸濠反卽傳檄遠近同興義舉有曰卽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韓彭豈可忘五世之恩母惑流言自貽顯戮蔣珪知楊州值武宗南巡出漁得巨魚戲言可直五百金江彬請以畀守令令如數輸直珪獨脫其妻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上笑而遣之

逆濠構飛語將甘心胡世寧孫忠烈明其無辜坐以

輕罪錢寧與濠交通欲殺之以快濠楊一清偶遇寧于朝曰寧藩外論殊藉藉奈何爲之報復欲死言者寧攫然曰此豈寧所得爲乎公笑曰第保全胡世寧令其生還則物議自消矣胡得未減武宗駐蹕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江彬矯詔赦之張璉時爲繡衣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其孰敢信儀賓竟不免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傳文毅珪佯爲不知者執氣孰爲大慶法王敢竝至尊大不敬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
三十一
當誅詔勿問

世宗謂邊卒不肯用命。令取銀三萬兩犒之。徐存齋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例賞不爲恩。不賞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賞則以待有功。

淳安令海瑞抗直不阿。上官時鄢懋卿以鹽法都御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裝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行蒲伏。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斂威去之。

徐文貞公柄國。榜于座曰。以威福還朝廷。以政務還諸司。以黜陟還公論。

川東故有禹坊。會撫公阿寵。臣陸某意檄所司。爲其遠祖宜公樹緯楔制。視禹坊特敝。張四知時僉蜀臬斥之曰。宜公雖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母累。宜公爲也。

施閭司理平樂郡產蓮酒。上官悉取無度。公曰。雖涸江水爲酒。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自是少索蓮酒。李攀龍出守順德。或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

僕僕途道事晨容希講鞠。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隸府欲捕民抵罪。南昌守祝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

醴泉有饑婦。剥齒食者。邑捕之。將磔之市。徐聰爲訓導。泣曰。剥齒救斃。今磔之。是以斃易斃也。令釋之。華民有失水得救。而仇其人。熊神阿判云。此真風波。

之民。一日風波。十二時。人心無常。天地反覆。重門襲室。難道無欹檣折楫之時。

時有娼婦訟其女爲鳥熊。令君判云。是鴉非鴉。母可告女。鳥在女之。不可使男訛言交亂。誰知鳥之嶋。雖今之是非。大率類此。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二終

